



边看边聊

如同“妖”而“作”的女人,杜鹃可不好伺候。我们这里说的是西洋杜鹃。最初受她所感应该是一次花展。粉红骇绿之际,但见牡丹堂皇,月季雍容,山茶绚烂,然而最亮眼的却是杜鹃。

她也堂皇,她也雍容,她也绚烂,但她有众芳不及处——妖娆。

妖娆是什么?是一种咄咄逼人的美,凌厉而富于诱惑……如果是亮,就亮瞎你;如果是烫,就烫杀你;如果是辣,就是涮涮辣;如果是鲜,就是蛤蚧鲜;是侧锋峻威的皇象书法,是丹凤眼“豁豁”的亭子间嫂嫂,是张大千的人物审美:麻、妖、骚。

见我喜,花商以优惠价一气发我15盆,名字美,花型花色更美,有紫花玉、红宝石、粉牡丹、绿袖子、白雪公主、美国火焰……

然而回家,才知道领回了一帮“作女人”。倘若置于前庭,就不能暴晒,暴晒就焉;搬入后院,又不能全阴,全阴无花。她要阳光,但只能斜射,所谓温庭筠的“斜晖脉脉”类。

盛夏还得临时凉棚,怕高温;严冬则怕低温,零下就挂。

这种“作”,是和你“同归于尽”的“作”。你不让“作”,我就挂、就撕票。

我养过月季与芍药,并非园艺菜鸟,但凡万物生长岂有不靠太阳的?苏麟所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,向阳花木易为春”,对杜鹃可全然无感,阳光于她只能是“斜晖”,亦即陆放翁的“斜晖忽满窗”的节奏,就像“蟋蟀要原配”的,你说是不是忒“作”了。

盆土也“作”。要“湿润疏松肥沃的酸性土”,问题是酸性土大都贫瘠板结,有谁见过湖南江西的土壤有肥沃的?市场上黄黄的“山泥”几乎就是石头,都得掺肥掺营养土改造。

可肥忒浓,伊又焦了,落叶满地。我小学同学徐云良是荷花高手,乃教我,杜鹃亦爱养,但忌腥膻腻肥,淑女要“清补”,须得氤透的淘米水或发过酵的豆泔水,还得稀释了用。

弄堂小姐,买油条只吃半根;黛玉持螯,大闸蟹只吃半只。

都说杜鹃喜湿,盆土稍干几日就焉,但潮湿了,叶子又都垂了下来,很是颓唐。这又是什么节奏?不是说好了著名的“喜湿”植物么?云良的电话那头说:“应该潮湿。但排水不畅也不行,要湿而透气”!潮湿还得透气?!遂赶紧查看,果然浇水过勤而淤积,集体烂根,未几,又死了一批。

直晒不行,全阴也不行;太干不行,太湿又不行;没肥憔悴,有肥也憔悴——作女啊!你眉头一竖要“作”到什么程度才不“作”?!

就这样被她们“作”了3年,总算摸熟了她们的脾性,喜阴好湿畏寒怕热,只要投其所好,无不应声而解,比如冬天“遇冰即挂”,盆外套个厚塑料袋保温不就行了吗。

如今我的花园一片惊艳,杜鹃不仅花期特长,而且还“梅开二度”,往往春天开过,秋天又开,和她的水灵、狡黠、妖娆相比,牡丹月季都out了,都是“老实花”。

或曰,如此“作”花,何乐之有。那我就明说吧,搞定“作女”,才有成就,吃过河豚鱼刺身吗,惕惕然庶几近是。

杜鹃之魅就在“作”。唯其作,才妖娆,才亮瞎你;才烫杀你;才蛤蚧鲜;才丹凤眼“豁豁”依,才侧锋峻威的皇象书法,才张大千笔下的“麻、妖、骚”呢。

友人置办一家茶业,取名“得一堂”,特地邀我参加了开张仪式。回来后仔仔细细揣摩“得一”的涵义,首先想到的是《道德经》中的名言:“万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为正。”这个“一”吧,就是开天辟地的大道,又记起了三国时会稽名士虞翻的话:“得天下一人知己者,足以无恨。”鲁迅将

得一而足

那秋生

谷雨过后,一天比一天热,像是突然入夏了。讲究一点的女人,担心骄阳把手晒黑,就在开车或骑单车的时候戴一双蕾丝手套。

毕竟,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。拥有一双修长白皙的手,和拥有一张漂亮的脸一样,是所有女人的心愿。“十指纤纤如葱根”,“手如柔荑”,“春葱玉指如兰花”,“纤纤软玉削春葱,长在香罗袖中”。古人早就认为,手是女性颜值的一部分。

手形长得不好看,只能认命,但是如果希望自己的手白净细腻,最好在热天出门时戴上手套。考虑到百搭,我买的是白色的蕾丝手套,只适合在入

时尚

走南跑北看过不少书院,广州的陈氏书院,是我见过规模最大最精致的。

眼前的书院,以我这个角度看过去,就是一个结实而敦厚的举重运动员,他往赛台上一站,两脚坚实有力,扎步在大地上,粗壮的双手,轻松握杠平举,让人寄予胜利券在握的希望。暖阳下的书院真的给我一种足足的信赖感,只眼前这个头门,就让我看得五色目迷:两只大石狮威严,它们都蹲卧在精致的雕花石基上;大门左右,有硕大圆面石鼓,石鼓的基座上,分别雕有“日神”和“月神”;大门的门板上,两位威武门神站着,不知道是不是神荼和郁垒,或者就是秦琼和尉迟恭,他们全身披挂,左右持械迎面挺立;两门神的腰部位置,铜铸俯首门环,左右呲牙咧嘴;青灰色的墙面,青砖光滑壁立;门廊石柱,精干而坚强,石柱础下也有精细的雕饰;头门南向东侧梁架上有大型组雕《曹操大宴铜雀台》,南向西侧梁架上有大型组雕《践土会盟》。瓦面几何排列而紧凑,檐角飞翘,各自伸展向蓝天。

广东的祠堂建筑,我有两个深刻印象,一是有不少结实而尖锐的蚝墙,异样的南国风光;另一个是屋顶上各类栩栩如生的陶塑和灰塑。陈氏书院头门及内里建筑屋顶上那些脊饰陶塑和灰塑,

心里一直藏着姐姐的笑

娄惠静

今年清明,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,我没有去看“姐姐”。云上扫墓时,从手机屏幕里看到,她长眠的地方,两棵长青树长得葱葱滴翠,恐怕两只手合起来都抱不住它们的腰了。

很小的时候,姐姐就喜欢花草的,父亲种在紫砂盆里的石榴和月季,她隔三差五拉着我为它们浇水除虫。十八年前,弥留之际,她强打着精神,说什么都不想了,就在那地方种两棵树吧,说时脸上漾出一丝无奈的笑意,我至今难忘。那天,是我扶着这两株小冬青,让家人一锹泥一捧



泪培上土的。培土之前,我特意把她最喜欢的一双布鞋放在坑里,喃喃地说:“姐,一路走好。”

那年,当我帮她从医院拿到诊断报告时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回家后,不敢和她对视,绕着圈子找话跟她说。其实,她从我的“反常表现”就知道了结果,但为了让我放松心情,不时说着我俩小时候的糗事。我心疼至极,禁不住流出了眼泪。她拉着我的手,许久才挤出一句话:“别让爸妈知道……”话才出口,就稀里哗啦哭出声来。

她住院治疗的那阵,我不管工作多忙,都坚持每天去看她,除了带鲜花,也常常给她做营养餐,让她增加免疫力。每次,她总绽开笑脸,把花贴着鼻尖嗅个够,才示意我插到花瓶里。化疗放疗让她恶心呕吐不止,可当着我的面,她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,把碗底残存的汤汁喝干

之脱化为赠送挚友瞿秋白的对联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;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还有汉代卓文君的《白头吟》呢,诗中恳切地向爱人司马相如发誓:“愿得一心人,白首不相离。”真好个“得一”呀,引领我们的友谊和爱情走向美丽的人生境界!

夏和初秋时节戴。哪怕使用时间短得像昙花一现,白手套也必不可少。

入夏和初秋期间,我坐在驾驶位上插入钥匙打火之后,先系上安全带,再戴白手套,接着戴太阳镜,最后才推挡,踩油门。在这个过程中,戴白手套的动作最有仪式感。听说,仪式感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,它提醒你务必集中注意力,认真对待某一件事。

我有同感,不管紧张还是烦乱,在戴上白手套的那一刻,我会变得气定神闲,好像即将要出席一个隆重的典礼,而我作为肩负某项重任的人,出发之前必须要让自己精致美丽,且神采奕奕。

不是我矫情,也不是我入

就是一次艺术的集中大展示,艺人们以非常大胆而创新的方式,将陶塑和灰塑安置到建筑顶部,将这里称作建筑工艺博物馆,也毫不为过。

陈氏书院脊饰陶塑和灰塑,和十三行博物馆中通草画的内容一样,博杂而广阔,历史故事,民间传说,瑞兽珍禽,花草虫鱼,山川风物,主体大多来自中国传统文化,人们如此精心制作,目的很简单,祈愿和祝福,当然,这里面几乎包含着塑艺人的全部心思,看看,子孙万代,花开富贵,祥瑞平安,武王伐纣,东方朔捧桃,智收姜维,书字换鹅,太白醉酒,不仅寓意经典,制作精良,场景还甚有趣味,看得人欢喜不已。

清光绪十四年(公元1888),陈氏书院开始筹建,五年后落成,它其实是广东72县陈姓的合族祠,主要供广东陈姓子弟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读书生活所用,每年的春秋两祭,是陈姓家族的盛大聚会日,观者如堵。废科举后,这里办过各种学堂,1988年,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现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。

政府不希望宗族势力强大,但在百善孝为先的中国,祭祀祖先,无论官方和民间,都极为重

视,如此,祠堂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。明末清初,宗祠建筑,在珠三角地区已经非常普遍,“其大小宗祖亦皆有祠,代为堂构,以壮丽相高,每千人之族,祠数十所,小姓单家,族人不满百者,亦有祠数所。——岁冬至,举宗行礼(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十七《官语》)这大约就是陈氏书院建设的大前提。陈氏书院的出现,还有若干个小前提: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不断增加,清同治二年(公元1863),广东贡院的号舍,已经增加到八千六百五十四间了,依然不够,考场紧张,说明来考试的人多,而这些考生,考试前后,必须吃住,还有,广州是广东的中心,全省各地来此办事的人也特别多,官做着做着就调省城了,候任要找地方暂住,官司打着打着,不小心就打到了省城,生意做得大的,也想到省城发展,各种原因都是宗祠的催生者,陈氏书院就在恰当的时候诞生在了岭南这片土地上,一时成岭南第一。

走进陈氏书院,布局严整,廊庑相连,庭院相隔,空间宽敞,到处都是精美绝伦的装饰,建筑物上的各类雕刻,每一组都如一本书,可以延展阅读,郭沫若有诗赞曰:“天工人可代,天工不如。果

陈氏书院

陆春祥

须要吃住,还有,广州是广东的中心,全省各地来此办事的人也特别多,官做着做着就调省城了,候任要找地方暂住,官司打着打着,不小心就打到了省城,生意做得大的,也想到省城发展,各种原因都是宗祠的催生者,陈氏书院就在恰当的时候诞生在了岭南这片土地上,一时成岭南第一。



恋爱开始的地方水彩画(唐云辉)

净,笑着说:“好吃”。看到我一脸心疼的样子,姐姐说:“这些营养进去,病慢慢就会好的”,她一直说要看着儿子结婚成家,为父母尽孝养老。说这话时,眼里的期盼神情,总让我动容。

有一天,见她烦躁不安,我突然想起了什么,安:我哼首《喀秋莎》给你听吧。见她点头,我于是凑近她耳边,轻轻地哼起了她熟悉的旋律,哼到一半,她已经睡着了,脸上露着满足的笑,眼角吊着半滴

晶莹的泪珠……

长我两岁的姐姐,从小喜欢读书。课余时间,我跟着她读文学作品。开始时,我把书抢来先读,但我一知半解,读不下去就不想读了。她发现后,把书里的故事讲给我听,到关键处,故意卖关子:“欲知下回分解,请自己去读”。我胃口被吊足了,只好捧起书来自己翻,居然越读越有味道。以后再借到新书,我就学乖让她先读了。我们相互探讨书里面的故事,嘲笑葛朗台的吝啬,同

情祥林嫂的遭遇,敬佩林道静的革命理想,也为林黛玉的香消玉殒而惋惜,还时常因书中的某一句话争得面红耳赤。我在姐姐的影响下,爱上了阅读,至今乐此不疲。

姐姐心灵手巧,十几岁就学会了编织毛衣缝绉衣服、刺绣枕套,样样都拿得起。我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上班的第一天,就穿着她为我缝制的藏青色阔条灯芯绒两用衫去厂里报到的。时尚的尖角领点衬着高挑的身材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回头率算蛮高的。永远记得,她完工后让我试穿,围着我左一圈右一圈转着看时露出的那张灿烂笑脸。

十八年来,我心里始终藏着姐姐的笑,特别是夜深人静思念她的时候。她的笑,犹如一盏灯,把我的心照得又暖又亮……



夜光杯

白手套 不仅与制服化的工服搭配出了高级感,还能带给客人尊贵感。

白手套

刘云

交警站在十字路口,戴着白手套指挥交通,既醒目,又是对行人和交警职业的尊重。

白手套还代表时尚,世界巨星迈克尔·杰克逊从70年代起,右手就开始戴一只镶钻的白手套。久而久之,那只镶钻的白手套成了人人争相效仿的经典装扮。

对于拍卖师来说,白手套意味着业界的至高荣誉。在拍卖会现场,他们手起槌落,分分钟,价值千万甚至上亿的艺术品和文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交了。试想一下,假设拍卖师在拍卖会上不戴白手套,他的权威和分量是不是就大大地减损了?

七夕会

再说电视节目里,专家在鉴定文物的时候,总是戴着白手套。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戴白手套?害怕手心有汗,拿不稳捧地上?还是避免手上的汗渍玷污文物?面对观众的好奇,马未都直言,戴白手套鉴定瓷器的人,不是外行,就是骗子。瞧,白手套象征的权威意义太强,一不留神,成也白手套,败也白手套。

如百变之王,白手套根据佩戴对象和出席场合的不同,能体现出不同的仪式感,或庄重、或神圣、或高贵、或优雅、或时尚、或权威。无论是哪一种感觉,你都喜欢吧?